

《牧羊卷》（一名：《席棚会妻》；一名：《双槐树》）

主要角色

朱春登：老生
赵锦堂：正旦
朱母：老旦
朱春科：小生
宋氏：丑旦
中军：净
衙役甲：丑
衙役乙：丑

情节

山东朱春登与弟朱春科，奉旨平西施国黄龙之乱。朱春科之母宋氏，欲谋朱春登家产，遣侄宋成候于要路截杀之。宋成正欲下手，忽遇一猎者放枪猛击，宋成大惊，只夺朱春登衣服而去。朱春登至军中，有神人赐以三箭，遂得荡平西施，封为平西侯，朱春科亦得忠义大夫之职。二人衣锦还乡，立斩宋成。朱春登回家，见门庭沉寂，大惊。询问婢母，则谓朱春登“出门后，老母、娇妻，因思成疾而死”，实则被其逐出，流落他方，沿门求乞耳。朱春登闻此噩耗，五内崩裂，以为昔之捧檄而喜者，为母也。今乃皋鱼增痛，奉倩伤神，虽得高官厚禄，有何生趣？遂高搭席棚，施衣拾食，以济孤寒。其母及妻赵锦堂正在行乞，有神人引至双槐树前。婆媳二人，见有施食处，即向门役丐得残羹冷汁，食毕细认双槐，确系朱氏祖墓，号啕大哭。朱春登闻之，唤入席棚，细询穷诘，又细玩赵锦堂之手掌，有硃砂红印，确为结发之妻，急请老母入棚，叩首谢罪，一家团聚，悲喜交集。朱春登诘问婢母何以下此毒手，宋氏抵赖，对天发誓，誓语未终，即被苍龙抓去。

根据《戏考》第一册整理

（二衙役同上。）
二衙役（同白） 哽唬！
衙役甲（念） 为人莫当差，
衙役乙（念） 当差不自在。
衙役甲（念） 风里他要去，
衙役乙（念） 雨里也要来。
衙役甲（白） 伙计请了。
衙役乙（白） 请了。
衙役甲（白） 奉了侯爷之命，打扫坟台，就此前往。
衙役乙（白） 请。
（二衙役同打扫。【小吹打】。）
二衙役（同白） 有请侯爷！
（中军上。）
中军（白） 可曾打扫干净？
衙役甲（白） 打扫干净。
中军（白） 下面伺候。
（二衙役同下。）
中军（白） 有请侯爷！
（宋氏上。）
宋氏（白） 哎呀，我的嫂子吓！
（朱春登、朱春科同上。）
朱春登（白） 娘吓！
（朱春登叩头，起。）
朱春登（二黄导板） 见坟台不由儿肝肠痛断，
（三叫头） 母亲，锦堂，哎，妻吓！
（回龙） 尊一声去世娘细听儿言：

(中军、朱春科、宋氏自两边分下。)

朱春登 (反二黄慢板) 都只为西施国黄龙造反，
你孩儿替叔父去到军前。
多蒙神赐孩儿三枝神箭，
因此去灭西施扫尽狼烟。
奉圣命回家来母子相见，
又谁知儿的娘命丧黄泉。
哭老娘只哭得肝肠痛断，肝肠痛断，儿的娘吓！
儿还吃什么爵禄做的什么官？
哭罢了老娘亲把妻来叹，
叫一声贤德妻你在哪边？
我和你恩爱妻不能相见，不能相见，
夫妻们要相逢梦里团圆。

(中军、朱春科、宋氏同上。)

宋氏 (白) 大相公算了吧，不用哭了！
朱春登 (白) 中军，
中军 (白) 有。
朱春登 (白) 看冠诰伺候。
宋氏 (白) 吓，冠诰在。
朱春登 (白) 母亲，孩儿平西有功，挣来冠诰，怎的不来穿，怎的不来戴？婶娘，
宋氏 (白) 大相公。
朱春登 (白) 侄儿挣来冠诰，请来穿戴。
宋氏 (白) 这是你母亲、媳妇穿戴的，我怎么好穿？
朱春登 (白) 她婆媳么，无有福分的了。
朱春科 (白) 你就穿戴起来吧。

(二衙役同上。【大吹打】。宋氏穿行头下。)

朱春登 (白) 贤弟，
朱春科 (白) 兄长。
朱春登 (白) 你伯母、婶娘一死，愚兄不愿在朝为官，情愿入山修炼。贤弟意下如何？
朱春科 (白) 但凭兄长。
朱春登 (白) 中军，
中军 (白) 有。
朱春登 (白) 侯爷不愿为官，入山修道，在此高搭席棚，拾饭七天，七天为满。如有贫苦之人前来讨饭，不许为难他们；如若难为他们，打断你们狗腿，记下了！
中军 (白) 是。
朱春登 (白) 下去。
朱春科 (白) 可叹义母亡故早，
朱春登 (白) 怎不叫人泪双抛？
朱春登 (白) 娘吓！

(朱春登、朱春科同下。)

中军 (白) 来！

(二衙役同允。)

中军 (白) 侯爷传话出来：在此高搭席棚，拾饭七天，七天为满。如有贫苦之人前来讨饭，
不许为难他们；如若难为他们，打折你们狗腿，记下了！
二衙役 (同白) 是。
衙役甲 (白) 送二爷。
中军 (白) 免。

(中军下。)

衙役甲 (白) 伙计，咱们吆喝起来！
咳，有要饭的，到这里来吓！
朱母 (内白) 苦吓！

(二黄导板) 月儿弯弯照九州，

(朱母、赵锦堂同上。)

赵锦堂 (二黄摇板) 婆媳讨饭在外游。
 朱母 (二黄摇板) 害得我婆媳们无路可走，
 赵锦堂 (二黄摇板) 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出头。
 朱母 (哭) 哎吓……
 (白) 媳妇，为娘肚中饥饿，如何是好？
 赵锦堂 (白) 吓，婆婆，那旁有高搭席棚，不知哪位大老爷，在此拾饭。待媳妇前去讨饭，好与婆婆充饥。那旁有一土台，婆婆请坐了。
 朱母 (白) 媳妇，你前去要来，为婆的好充饥。
 赵锦堂 (白) 二位将爷，贫妇有礼。
 二衙役 (同白) 干什么的？
 赵锦堂 (白) 我有八旬婆母，三餐未曾用饭，望二位爷可怜，有残茶冷饭赏与我一碗半碗，好与婆婆充饥。
 二衙役 (同白) 你要饭的不看时候。早饭已过，午饭未到。明天来，一齐都把你！
 赵锦堂 (白) 人不在时中，讨饭都误了时候了。
 朱母 (哭) 饿坏了……
 赵锦堂 (二黄摇板) 我哭，哭一声二军爷，
 叫，叫一声二军官。
 我有八旬婆婆，三餐未曾用饭，
 望二位爷赏一碗半碗，周济贫寒。

(赵锦堂跪下。)

赵锦堂 (哭板) 吓吓吓，二军官吓……
 (衙役甲哭。)

衙役乙 (白) 你替人家哭什么？
 衙役甲 (白) 你听见没有？人家有八十三岁一个老羊，
 衙役乙 (白) 吓，老娘吓！
 衙役甲 (白) 三年没有用饭。
 衙役乙 (白) 吓，三餐没有用饭。你看要饭的苦得可怜，我们请二爷出来商议商议。有请二爷！

(中军上。)

中军 (白) 何事？
 衙役甲 (白) 外面来了二个贫妇，前来要饭。
 中军 (白) 你说“早饭已过，午饭未到”。
 衙役甲 (白) 小人们也是这样说，她苦苦哀求。请二爷出来，行个方便。她说有八十多岁的老母，
 中军 (白) 咳。
 衙役甲 (白) 三年未曾用饭。
 中军 (白) 哽，三餐。
 衙役甲 (白) 吓，是三餐。你老到厨房下去瞧瞧，与她们一碗半碗，你不是修行积德，修得你代代当二爷。
 中军 (白) 哽，王八养的！看她们造化。
 厨房下可有残茶剩饭？
 厨房 (内白) 侯爷思想老太太，吃不下去，剩了半碗冷饭，拿去充饥。
 (中军接碗。)

厨房 (内白) 转来，小心侯爷的碗！
 中军 (白) 侯爷思想老太太，吞吃不下，剩下半碗冷饭，拿去充饥。
 (衙役甲接碗。)

中军 (白) 转来，小心侯爷的碗！
 衙役甲 (白) 是。
 伙计，你看碗里还有肉团子，待我吃了吧！
 衙役乙 (白) 你没有开过眼，待我来喝点汤。
 衙役甲 (白) 我也不吃团子，你也来喝汤。
 衙役乙 (白) 我尝尝。
 要饭的，侯爷思想老太太，剩下半碗冷饭，拿去充饥。

赵锦堂 (白) 放在地下。

衙役乙 (白) 伙计，你看要饭的还有许多规矩。

(赵锦堂取碗。)

衙役乙 (白) 吓，小心侯爷的碗！

赵锦堂 (白) 知道了。

吓，婆婆，媳妇要来半碗残饭，婆婆请用吧！

朱母 (白) 媳妇你呢？

赵锦堂 (白) 媳妇还不饿。

(赵锦堂看。)

赵锦堂 (白) 且住，看此处好像我家坟茔，哪个大胆在此拾饭？待我禀告婆婆知道。

吓，看此处好像我家坟茔，不知何人在此拾饭？

朱母 (白) 媳妇怎样晓得？

赵锦堂 (白) 媳妇过门，上坟祭祖，见有双槐树为证。

朱母 (白) 你记得清？

赵锦堂 (白) 记得清。

朱母 (白) 见得明？

赵锦堂 (白) 见得明。

朱母 (白) 待我看来。

二衙役 (同白) 别在那边偷看，踢了水盆子。出去出去！

朱母 (白) 我们看看就走。

二衙役 (同白) 放着饭不吃，跑到这里看坟！

朱母 (叫板) 见灵堂不由人两泪汪汪，
我婆媳只落得这样下场！
哭一声祖先爷你在哪厢？

(朱母出门，失手打碗。)

中军 (白) 唬！

(龙套自两边分上。)

龙套 (同白) 哦！

(朱春登上。)

朱春登 (白) 中军！

中军 (白) 有。

朱春登 (白) 外面何事喧哗？

中军 (白) 启禀侯爷，外面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贫妇前来讨饭。早饭已过，午饭未到，侯爷思想老太太，吃不下的半碗剩饭，与她们充饥。谁想她们自不小心，将侯爷的碗摔碎了！

朱春登 (白) 哇！适才怎样吩咐与你？叫你不要难为她们，想是尔等难为于她。

来，扯下去打！

(龙套同允。)

中军 (白) 啊呀，侯爷，唤进一名问过明白，再责小人也还不迟。

朱春登 (白) 哽哽哽，罚规一旁！

衙役乙 (白) 二爷这里干净。

朱春登 (白) 来！

衙役甲 (白) 有。

朱春登 (白) 传话出去，或老或少，唤进一名，席棚答话。打碗之事一概不究。问话已毕还要周济她们。

衙役甲 (白) 是。

朱春登 (白) 回来。

衙役甲 (白) 有。

朱春登 (白) 不要惊吓于她。

衙役甲 (白) 是呀，吃饱了食，困饿了发呆。待我吓她一吓。

呀！

朱母 (白) 不要惊吓我们。

衙役甲 (白) 我告诉你，你把碗也打了，侯爷怒了，二爷跪了，差一点把我们都刷了。里面

传话出来，叫你们或老或少，叫进一名。回话已毕还要周济你们。你们老的进去，小的不要进去；小的进去，老的不要进去。不要都进去，不要都进去，我们这里头还跪着一个呢！

赵锦堂 (白) 哎吓，婆婆，里面传话出来，或老或少，进去一名，席棚答话。问话已毕还要周济我们。还是你进去吧。

朱母 (白) 吓吓，媳妇，为婆说话不明，听话不准，还是你进去吧。

衙役甲 (白) 这老奸巨滑，吃饭有她，回话她就不去。

赵锦堂 (白) 是，媳妇前去。

龙套 (同白) 哦！

赵锦堂 (白) 哎吓，婆婆，里面喊叫连声，有些害怕，还是你进去吧。

朱母 (白) 儿吓，你大胆些进去，他们不难为你便罢，倘若难为与你，为婆拼这老命不要了，与他拼了！

衙役甲 (白) 吃饱了跑这里来拼命了！

赵锦堂 (白) 是，媳妇前去。

衙役甲 (白) 贫妇告进！

龙套 (同白) 哦！

(赵锦堂跪下。)

赵锦堂 (白) 参见侯爷。

朱春登 (白) 那一贫妇为何不抬头？

赵锦堂 (白) 有罪不敢抬头。

朱春登 (白) 恕你无罪。

赵锦堂 (白) 谢侯爷。

龙套 (白) 哦！

朱春登、赵锦堂 (同白) 哎吓，且住，看这(贫妇)(侯爷)，好像我(妻)(丈夫)模样，婶娘道(她)(他)，(婆媳)(阵前)已死，怎么(她、她、她)(他、他、他)还在！

龙套 (同白) 哦！

朱春登、赵锦堂 (同白) 既是我(妻)(夫)到此，理当相认。哎吓，我的(妻)(夫)！

龙套 (同白) 哦！

朱春登、赵锦堂 (同白) 错认(民妻)(官长)，那还了得。这、这、这便怎么处？暖，我自有道理。

龙套 (同白) 哦！

朱春登 (白) 那一贫妇，我手下之人，哪个为难与你？

赵锦堂 (白) 侯爷问的是他？

中军 (白) 呔！我们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与你？当着侯爷在此，从实讲来。你们讨饭的也要拿出点天地良心来！

赵锦堂 (白) 侯爷，他、他、他是个好人。

中军 (白) 侯爷开恩。

赵锦堂 (白) 起过一旁。

中军 (白) 谢侯爷。

二衙役 (同白) 二爷辛苦呢！

中军 (白) 滚下去！

(二衙役同下。)

朱春登 (白) 那一贫妇，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从实讲来，不要害怕，我好周济你们。

赵锦堂 (白) 侯爷容禀：
(西皮导板) 赵锦堂跪席棚珠泪满面，

龙套 (同白) 哦！

朱春登 (白) 两厢退下。

中军 (白) 两厢退下。

(龙套同允，同下。)

朱春登 (白) 面朝前跪。

赵锦堂 (白) 是。
(中军下。)

(西皮慢板)
朱春登 (白) 尊侯爷细听我表一表家园：
赵锦堂 (西皮慢板) 家住哪里？
家住在山东地石合小县，
南门外双槐树有我的家园。

朱春登 (白) 你父何人？
(中军上。)

赵锦堂 (西皮慢板) 我的父赵都堂官高爵显，
朱春登 (白) 哦，你是赵都堂之女。配夫何人？讲。
赵锦堂 (西皮慢板) 配儿夫朱春登……
中军 (白) 看刀！
朱春登 (白) 哇！你侯爷在此问话，要你来打搅？还不下去！
中军 (白) 是。
(中军下。)

朱春登 (白) 那一贫妇，配夫何人？讲。
赵锦堂 (白) 配儿夫朱春登匹配良缘。
朱春登 (白) 哎呀，且住。听这女子言讲，果然是我妻到此。婶娘道她婆媳已死，怎么她、她、她还在？我自有道理。那一贫妇，你丈夫往哪里去了？

赵锦堂 (西皮原板) 都只为西施国黄龙造反，
朱春登 (白) 黄龙造反不造反，是国家大事，与你丈夫什么相干？
赵锦堂 (西皮原板) 我儿夫替叔父去到阵前。
朱春登 (白) 你家既有吃粮之人，可有书信回来？
赵锦堂 (西皮原板) 有信回我婶娘不容观看，
她说道我儿夫命丧军前。

朱春登 (白) 哎吓，婶娘吓！这就是你大大的不是了。你侄儿在外为官，为何咒骂与我？
后来便怎样？讲。

赵锦堂 (西皮原板) 此时间我婶娘逼我改嫁，
她叫奴嫁宋成结配良缘。

朱春登 (白) 吓，婶娘，婶娘，想那宋成乃是甚等之人，敢娶都堂侯爷之妻？真真岂有此理！
那一贫妇，你从她没有？讲。

赵锦堂 (西皮原板) 我不从打我在磨房挨磨，
朱春登 (白) 照吓，不从的好，有志气！往下讲。
赵锦堂 (西皮二六板) 到后来赶我去牧羊山中。
羊吃草我婆媳也把草用，
到晚来与群羊一同安眠。
每日里到长街前去讨饭，
不想到冲撞了侯爷门前。
望侯爷开大恩将奴释放，
侯爷吓！

(哭板)
朱春登 (西皮二六板) 到来世变犬马结草衔环。
(白) 哦！
(西皮慢板) 听我妻赵锦堂细说一遍，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婶娘道她婆媳早把命染，
为什么她还在阳世人间？
莫不是她死的苦阴魂不散，
莫不是魑魅鬼来把我缠。

(白) 那一妇人，你到底是人呢，是鬼？你侯爷是不怕鬼的！
赵锦堂 (白) 我是人，怎么是鬼？
朱春登 (西皮慢板) 我这里出席棚用目观看，
又只见红日里未落西山。

(朱春登想。)

朱春登 (白) 吓, 有了!

(西皮慢板) 赵锦堂左手上有硃砂红眼,
是不是向前去细问一番。

(白) 那一妇人, 你是赵都堂之女, 左手上有硃砂红眼, 你可有么?

赵锦堂 (白) 有。

朱春登 (白) 伸出来, 侯爷观看。

赵锦堂 (白) 这个……

朱春登 (白) 不要害怕。

(赵锦堂遮脸。)

赵锦堂 (白) 侯爷请看。

朱春登 (白) 哎吓, 妻吓!

赵锦堂 (白) 侯爷为何这等相称?

朱春登 (白) 贤妻不要害怕, 我是你丈夫朱春登作官回来了!

赵锦堂 (白) 你是我丈夫作官回来了, 当真?

朱春登 (白) 当真!

赵锦堂 (白) 果然?

朱春登 (白) 果然。

赵锦堂 (哭板) 吓吓吓, 我的夫吓!

(西皮摇板) 只说是夫妻们不得相见,
又谁知今日里又得团圆。

朱春登 (西皮摇板) 问贤妻老娘亲现在何处?

赵锦堂 (西皮摇板) 老婆婆现在那席棚外边。

朱春登 (西皮摇板) 贤妻与我把路带,

(朱母上。)

朱春登 (西皮摇板) 见了老娘说开怀。

(白) 吓, 母亲!

朱母 (白) 碎了你的碗, 赔你碗就是了。

朱春登 (白) 吓, 母亲不必害怕, 我是你儿朱春登作官回来了!

朱母 (白) 当真?

朱春登 (白) 当真!

朱母 (白) 果然?

朱春登 (白) 果然。

朱母 (白) 吓, 儿吓, 你作了官了, 为娘讨了饭了!

朱春登 (白) 看衣衾更换。

(【牌子】。朱母换冠帔。朱春登拜朱母, 赵锦堂拜朱母, 中军拜朱母。)

赵锦堂 (白) 不消你拜。

朱春登 (白) 母亲请上, 孩儿叩谢不孝之罪。

朱母 (白) 儿有何罪? 儿吓, 家中之事, 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朱春登 (白) 孩儿遵命。

中军! 中军!

中军 (白) 有。

朱春登 (白) 请你二老爷。

中军 (白) 有请二老爷。

(朱春科上。)

朱春科 (念) 忽听兄长唤, 迈步到跟前。

(白) 兄长何事?

朱春登 (白) 贤弟, 你伯母、嫂嫂, 当真亡故了么?

朱春科 (白) 当真亡故了。

朱春登 (白) 你往上看。

(【牌子】。)

朱春科 (白) 哎吓, 我那伯母、嫂嫂吓!

朱春登 (白) 贤弟, 你我在朝为官, 不能治家, 焉能治国? 婶娘干出此事, 你要与我问明白!

朱春科 (白) 小弟一概不知, 待我请出母亲问个明白。

有请母亲。

(宋氏上。)

宋氏 (念) 我儿作高官，凤冠霞帔我来穿。
 (白) 儿吓，请你母亲出来，有何话说？
 朱春科 (白) 伯母、嫂嫂，当真亡故了？
 宋氏 (白) 当真亡故了。
 朱春科 (白) 朝上看来。
 (【牌子】。)

朱母 (白) 我把你这贱人！
 宋氏 (白) 打鬼，打鬼！
 朱春科 (白) 母亲，儿不在家中，你干出这等事来，叫儿怎样为人？母亲请上，儿谢养育之恩，待我碰死了吧！

宋氏 (白) 儿吓，不必如此。为娘有害她婆媳之心，我就对天盟誓。
 朱春科 (白) 前去盟来！
 宋氏 (白) 老天在上，我宋氏在下。我要有害她婆媳之心，立刻叫龙抓去！
 (【牌子】。龙形上，龙形抓宋氏同下。)

朱春科 (哭) 哎吓，母亲吓！
 朱春登 (白) 贤弟不必啼哭，明日请高僧高道，超度娘娘的亡魂便了。
 中军！

中军 (白) 有。
 朱春登 (白) 后堂摆宴，庆贺团圆。
 朱母 (白) 儿吓，馋娘去者。正是：
 (念) 人亏天不亏，
 朱春登 (念) 善恶有轮回。
 赵锦堂 (念) 不信抬头看，
 中军 (白) 老太太！
 (念) 苍天饶过谁？
 赵锦堂 (白) 好个“苍天饶过谁”！
 (众人同下。)

(完)